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說斷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旬華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禹貢說斷卷三

宋 傅寅 撰

導岍今隴州吳山縣吳嶽是及岐在今鳳翔岐山至于荊山在今耀州富平

班氏曰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汧山陸氏曰岍字又作汧一名吳嶽九域志曰吳嶽頂有五峯按後魏孝文於汧汧縣地置長蛇縣唐貞觀九年更名吳山今屬隴州北條荊州在馮翊懷德縣南光武省懷德不知并入何縣今按後漢志荊山在雲陽當是分其地入雲陽通典曰晉移北地郡之富平縣於今京兆富平縣

西角懷德城有荊山按隋志皆言荊山在京兆富平夫西漢在懷德東漢在雲陽自晉以來則在富平信土地分隸變遷不易稽考今富平雲陽俱隸燿州　案此條引班氏地理志止及岍山荊山不及岐山者蓋因已見治梁及岐條下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唐孔氏曰上文每州說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絶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訖

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始從北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案以上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元創為此說孔言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

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叙禹貢曰禹别九州隨山濬川盖言此書一篇而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

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為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蓋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脈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岍見

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兾而不及青徐兖三州者葢三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兖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為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

禹貢之書本為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葢主於決懐襄之水而為言也何取於山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

小而後大何也葢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脈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敷淺原皆以山為言不言水也予以為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即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訖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以覸之則凡畎澮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脈之說決懷襄之

說遂廢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逌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逌于河謂山逌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岍岐東絕西河而北雖河不

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逌非山逌

非山逌亦非人逌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

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岍等山非導岐荆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説乎

壺口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山陽山按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説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説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在今陝州陝縣河水中屹立若柱然）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見存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為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濩音烏號切唐志天寶元年更濩澤縣為陽城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案通典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今

反記杞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當連王屋為句孔氏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太行在今懐州河内縣常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逺恒山去碣石又逺故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鄘氏云潞即濁漳汾涑桑氏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在河中桑泉唐天寳改桑泉為臨晋在壺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沲泒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埜王縣西北

栥山故城城在修武縣西北熙寧六年省修武爲鎮入武陟隋志云河内漢曰埜王開皇十年改名河内武陟俱隸懷州當二縣俱有其山

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兾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也不惟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厎柱析城至于

王屋太行與覃懷厎績于衡漳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四傍之水皆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臨洮）朱圉（在今秦州伏羌城傍近）鳥鼠（在今熙州渭源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宋唐志洮州臨潭縣有西傾山）

通典云山在臨潭西南吐谷渾之界

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案隋志冀城縣注云後周曰冀城唐志云秦州伏羌縣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通典云伏羌秦漢冀縣又云上邽縣有朱圉山俗名曰白巖山九域志云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寨為城又古跡云古上邽縣本邽戎邑知上邽經唐末五代廢之矣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通典云渭州渭源縣漢首陽縣也後魏改之唐志云渭源鳥鼠山一名青雀山五代職方考云唐末渭州臨吐蕃權於涇州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則今渭非古矣今熙州有渭源堡當是古渭源縣之地

至于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上洛外方在今西京登封桐柏在今唐州桐柏至于陪尾在今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出熊耳乎余謂冢領即熊耳一山連延同此一名後世又從而別為冢領之號耳通典曰虢州盧氏有熊耳山商州上洛有冢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正連境又通典記上洛之山既曰有冢領又曰有熊耳是一山連延古同一名無疑矣洛則出今之所謂冢領

古文以潁川崈高縣崈高山為外方山顏氏曰崈高崇字通典曰洛州登封縣漢崈高也太唐永徽中置嵩陽縣武太后改為登封有中嶽嵩高山

桐柏山南陽平氏縣東南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安也開皇初郡廢更名縣曰桐柏有桐柏山以隋志考之桐柏漢平氏縣地也今復隸

淮安即唐州　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通典云安州安陸有古陪尾山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徒章句乎

導嶓冢在今秦州界　至于荆山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山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

唐孔氏曰荊州以荊山為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案晉改西縣為始昌不知始昌後廢於何時通典秦州上邽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嶓冢山今上邽已廢九域志古跡云有古上邽縣當在天水縣界

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通典云襄陽南漳縣漢臨沮也有荊山又云漢臨沮故城在江陵郡當陽縣北唐志亦曰南漳本臨沮隋志曰西魏初置重陽縣後周置沮州尋廢改重陽曰思思安開皇十八年曰南漳是臨沮自西魏方更置

不

一

内方在今荆門軍長林縣至于大别在今漢陽軍界

孔氏曰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後漢志引荆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通典曰江陵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荆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大别山在六安安豐縣西南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别鄭元云大别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别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别在

安豐縣西南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而唐孔氏以爲地理志無大別此檢閱不詳之失也

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别近漢之名無縁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蘇氏曰二别山皆在漢上

此梁荆導漢之役也内方在荆門則大别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説曰漢水東流

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班氏曰岷山在蜀郡湔氐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湔子田切考晉志已無此縣當是漢末以來廢之矣唐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于此

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今湘潭亦隸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在今江州德安縣蒲塘驛前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傅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為敷淺原

傅諳曰敷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傅陽山據通典傅陽山在敷淺原之西而班氏即以傅陽山為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止是一山古今殊號遠近異稱云耳歷陵晉屬鄱陽郡後不知廢於何時尋陽今為德化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

此梁荆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梁

豫荆揚而不及青徐兖三州惟兾特言入海而揚止於敷淺原何也葢青徐兖揚四州與兾之碣石等處地皆濵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於兾見之故南於此四州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來自雍州西北南外）至于合黎（在今化外甘州）餘波入于流沙（在今化外甘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為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

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於上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顔氏鄭氏皆

以合黎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删丹陽縣桑欽以
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
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
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
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
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
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

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即條支嬀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為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為何如也然

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於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意決之殆可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著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

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為山名猶漾水至于大别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來自雍州西徼之外至于三危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有滇池

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說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為至僰道隸戎州入江

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於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至湮涸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程氏曰黑水即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河南渡經梁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説者必欲言黑水所自出惑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説之不同而徒爲是紛紛然也程公

駁酈道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楡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楡澤為黑水之正又以滇池縣（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為黑水之下流益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為證故也又據酈道元等敘載葉楡入海之地在交趾麊泠縣（今令化外襄陸等州）為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為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

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為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水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从祠或移之他地遥設而望祀是葢亦臆度之說也

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即今化外

宕州（宕，達浪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為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在今化外鄯州龍支縣界）至于龍門（在今同州韓城界）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

云崐崘虛色白李巡曰崑崘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地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崘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崘崑崘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崐崘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尚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即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

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

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

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

非少去積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

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

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

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

為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

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西平郡今化外鄯州也水經所謂葱

嶺北積石佑所謂大積石是也自酈道元已疑非非禹貢積石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今考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一云在龍支龍支漢允吾縣地屬金城河關亦屬金城班杜所言二縣雖不同積石當跨二縣界有之矣二縣在蒲昌海東正與酈道元之說相合

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氏西域傳所言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宜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

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
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
時羣羌種雖衆多不相統一未為强國漢家或未
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吐
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
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
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書云織皮崑崙析
支渠搜西戎即叙又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

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葢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之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所未詳也

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龍門縣今即隷河中府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龍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慈州今廢其吉

鄉縣以隸隰州文城首為鎮入吉鄉河至今隰州吉鄉孟門山是為入龍門至河中府龍門縣汾水合河之上為門龍門口然則吉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東者也韓城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西者也兩岸俱有其山則西所謂龍門與東孟門相對之處是在韓城以北

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略也

按雍州崑崙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崑崙山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為無所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

不必求其所以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經所以疎濶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説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行

東至于底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為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為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南西京洛陽北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河内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

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杜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暖故可以横舟而渡

也

東過洛汭在今西京鞏縣東

孔氏曰洛汭入河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内鞏縣東也鞏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旣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閒為汭也

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内也渭水入河之閒亦名為

汭正其義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

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

川皆相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山舊常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此非山有移徙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静物也且因河徙而謬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屬所為無的之因也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縣黎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葢所見異也鄭元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修武今懷州武陟縣修武鎮是其地熈寧六年省入武德今懷州河內縣武德鎮是其地熈寧六年省入張揖云成臯縣山也今孟州汜水縣漢謂之成臯縣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黎陽今隸衛州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臯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按以下至唐孔氏至于大陸正義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絶遠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

絶遠禹獨何為而特於此數數致言耶臣故於纘

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北過降水在今冀州武邑縣

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

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

至今之信都故過降水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

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反反聲轉為

共河内共縣其水出馬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朐臆不可從也

杜氏曰貝州經城縣有枯絳渠按唐會要唐天祐三年八月割貝州經城隸魏州又按九域志北京即升唐魏州為之熙寧六年省經城為鎮入宗城則枯絳渠今在北京宗城縣界北入冀州南宮縣界又過信都衡水武邑三縣界南宮而下四縣今俱隸冀州

程氏曰枯絳渠可證古降所麗與禹河方嚮正合但

禹河既枯而絳瀆亦枯至武邑斷絕別無可考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證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爲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以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叙河曰北過降水是原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眞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

記此河位置者而汎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
迂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
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
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
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至于大陸當是瀛州以東之地

孔氏曰大陸澤名

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

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嫰鉅鹿絶（按以上刻本有闕文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遠以為汲郡修（按刻本下衍郡修二字）武縣吳澤也甯（按甯字二本俱無即今從正義補入）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

雖畢下旁帶平之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説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聞其去古河絶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古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為此之故益傍東北展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為大陸唐氏先天中創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為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

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為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遠古絶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為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始雜疑信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為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遥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其適多矣

余考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為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為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綿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以東之地而經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則瀛以西至深趙相之間皆是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逆河在今滄州之東北其地已淪于海）

孔氏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為一大河名逆

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唐孔氏曰鄭元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

酈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横言曰王者天甞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案刻本下有闕文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數百里張沂亦云碣石在海中葢淪於海水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

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王横之言信而有擬碣石入海非無理也

程氏曰王横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之言禹貢者失稽焉臣於是用其説博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今具地屬澶川清豐縣熙寧六年省入也勃海舊在滄棣之濱因以為名則今滄濱之海東北則為漢河自樂陵縣入海樂陵今隷滄州在州南一百二十五里則是周漢以前河入海故道

不在漢世所指渤海之地矣遷固親著周漢河徙

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導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

河逆河入于渤海薛瓚從而證之曰禹貢河口入

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

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

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移徙不可主執而碣

石者通一山冢趾皆石無有移徙摧折之理也漢

河既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

河其與碣石俱淪于海王横之言其已信按程氏說刻本多闕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禹於導山以碣石入海為記所以着其為海畔山也於兾州貢道以夾右碣石入河為記所以見河口入海正附碣石旁也一時之紀述萬世得藉以知河道之的其諸以為聖人紀事之法歟

嶓冢導漾發源氏道養山東經嶓冢山

葉氏曰漢源出嶓冢源出岷故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淮出胎簪山至桐栢而大渭出南谷山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山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且高而源微未能為害禹正不必極其源也故止于岷嶓導之淮渭洛之源近而為雍豫等州害者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

之必極其源葉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甚遠而畧於近顧與導弱導黑導河異其功用何耶

東流為流至今階州將利縣界東流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為漢按通典武州治將利縣漢武帝置武都郡又按唐志景福元年更名階州則今階州將利葢武都縣地也通典云漢中郡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至此為漢此亦後世因漢上流所經之山名曰嶓冢亦轉有此名耳非泰州嶓冢也漾水既東即曰漢水非必至今牛而後漢水也此祖安國至漢中東行為漢之說耳唐至興元府西縣注云武德三年析

利州之縣谷置金牛寶歷元年省金牛入西縣今西縣復隸興元府西一百里

又東為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縣

孔氏曰別流在荆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

酈氏曰武當今隸均州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

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余按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葢漢沔水自有滄浪通稱耳纒絡鄀鄁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州傳宜以尚書為正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在郢州長壽縣界

孔氏曰三澨水名入漢

桑氏曰荊州滻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池之南在郘縣之北郘音其已反此縣晉猶存後不知廢于何時其地在枝江南枝江今為江陵府松滋

縣之鎮松滋在府西南八十里

酈氏曰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别山陂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

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濟及邊地也今南陽今隸澄州

淯陽南陽有淯陽縣故城在淯水之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

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

之所津途闕路唯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

漢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五代晉改竟陵為景陵今隸安州經云邔縣北池

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澨水在江夏景陵

林氏曰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為在江陵邔縣之北

顔師古則以爲在江夏景陵未知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澨不當在其境鄭氏等

謂竟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江漢合於鄂州之西

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澨水

所入之處又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滙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過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漾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意余故輒及之

岷山導江 發源羊膊嶺下東逕岷山

酈氏曰岷山即瀆山而水曰瀆水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闚始發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歴天彭闕亦謂之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

岷山在氐道而天彭闕亦在氐道而天彭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山當天彭闕之東也

東別為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當在漢澧之境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曰鄭元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元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

酈氏（刻本作顔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

顏氏鄜氏刻本作曰澧水在荆州

江水別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水名鄜水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巂縣西北入為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荆州蘇氏亦謂澧水在荆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為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鄭氏此

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為澧陵在今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為澧水夫春秋至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為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為山名苟以合黎為山

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于流

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文九江澧水既

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為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

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即荆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荆州所

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皆江之故道非别有九江之水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東陵古荆州地今隸鄂州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治永興縣

蘇氏曰迤迤邐也

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一水皆是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迤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

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㳂江水是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㳂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㳂嶓上東滙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北澤也漢孔氏以東迤爲一句而以北字屬于下謂北會于滙故其説以謂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迤者爲南江

夫既以迤為溢而又以東溢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迤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此說猶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既合於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漢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為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猶惑於孔鄭之鑿説乎

導沇水出今孟州王屋縣王屋山東流為濟在今孟州濟源縣入于河在今孟州溫縣

孔氏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

至河内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内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所出在溫之西北一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沇水是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

按隋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

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今王屋隸孟

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餘里

曾氏曰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沇流者為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沇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沇濟一也發源為沇既流為濟且漾水東流為漢江水東別為沱漾水流為漢漾水既為漢則漢水之名熄矣故為漢之後不復名為漾沇水流為濟沇水既為濟則沇之名熄矣故為濟之後不復名為沇至江水東別為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按地志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峯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一源東源周回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溫縣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

溢爲滎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軼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爲滎在鄭中滎澤縣 按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改名滎澤當是析古滎陽地置之今按九域志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如

孟訛敖倉又在滎陽之西北則是滎澤在敖倉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乎

鄭氏曰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于此而已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文亦止于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為濟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

溢為滎以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寖大使皆決于河之故道則必有汎濫之患禹于是自河決之以為滎澤而東出于陶邱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為滎也河洛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為治水而作故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益有不盡入河散漫自恣者

今也積石以東收汎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瀍澗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丘北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丘丘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丘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丘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漢定陶

縣也故定陶城在東北按九域志太平興國三年以濟陰縣定陶鎮置廣濟軍熈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州在州東北三十七里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為滎以東出于陶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荷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荷澤之水

班氏曰荷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里今濟陰東北之地既析為定陶縣則菏澤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為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屬考城今隸東京而考城者於汴京為東於濟陰為西而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菏水之自為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為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為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為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

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爲之名此

正菏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沇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絶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按琅槐屬千乘郡後漢郡國志已無此縣是光武所并省博昌唐隷青州

導沇辯

弱黒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沇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不遠而禹之所書顧與弱水同例何也鄘杜二子皆有沇水潛行之説意者禹疑其水之異而略于記歟曰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者不必書而沇源在在帝都之南所以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辯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為滎也禹安知其為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為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為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為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為水會于河既多河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為勝夫河自積石而

來所受水為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河之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來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益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沇水自北而南勢鋭而流捷衡河横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横突溪澗其勢狀尚可辨視沇於濟之衡河南出滎口浩博禹何待於區區色辨味別而後知邪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

河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水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為之惑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沇入河而河溢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禹記兖州疆境指濟為東南所據禹豈應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源之或潛而意之耳鄭氏簡編脫誤之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為之說耳凡此皆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

汨亂經文亦庶乎為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過今東平鄆州濟南齊州淄川淄州北海青州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青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葢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莽末濟涸見後漢郡國志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為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

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為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佑以莽末濟不截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悉棄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考按刻本句有脫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其說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以理推之滎既塞矣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

自成川脈葢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

自若也豈獨菏汶哉

禹貢說斷卷三